

伯尔文集

# 无主之家

HAUS OHNE HÜTER

倪诚恩 徐静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伯尔文集

---

# 无主之家

---

倪诚恩 徐静华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Heinrich Böll

HAUS OHNE HÜTER

(C) 1954, 1979, 1982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中文版权由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提供

无主之家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倪诚恩 徐静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7-5327-1627-9/I·976

定 价: 17.10 元

## 译者序

严格地说,《无主之家》是海因里希·伯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伯尔也写过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如《列车正点到达》和《亚当,你在哪里?》,但它们只能算是巨型中篇小说或小型长篇小说。一九五四年之前,伯尔的作品主要是小小说,可以说,伯尔是以小小说成名起家的。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四七社”的第八次会议上,他宣读了一篇语言精炼、故事幽默的小小说《败家子》而大受欢迎,成了第二届“四七社”奖金获得者。这使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大增,伯尔夫妻双双辞去原来的职务(伯尔为科隆市统计局的临时职员;妻子是小学教员)成为专业作家。所以伯尔对于“四七社”一直不胜感激,一九七二年伯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经说过“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人们互不相容,是‘四七社’把许多德国作家……从他们的孤立隔绝状态里解放出来”。

伯尔的小小说是仿效美国的 short story 创作的,它从个人的角度来反映现实,把貌似偶然平常的事情,把某个灰心绝望的人的微不足道的命运用放大镜放大,使之成为反映整个集体的社会经验及整个集体心理的一幅活生生的图画。因此,“四七社”作家当时都把这种短小的散文形式视为表达他们文学、政治、心理追求的理想美学形式。伯尔小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第三

帝国遗留下来的精神和肉体创伤，它们常常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或者说，对个体的人进行道德教育的作用。

自一九五三年伯尔发表中篇小说《一声不吭》起，他的主题转为分析批判联邦德国的当前现实。一九五四年《无主之家》问世，它同样描写当时西德的战后生活。比较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无主之家》的题材、人物塑造、作品和现实的关系都得到扩大、提高和加强，因此它在一九五五年获得法国《巴黎论坛报》的最佳外国小说奖。

《无主之家》的情节用叙事形式，以两条线索展开，主人公是两个少年。作家选用少年作为主人公不仅因为战争的灾难也落在少年头上，而且少年主人公用天真无邪的态度对社会现象作出了自发的反应，这在客观上使得成人世界陌生化。少年是性格尚未成型的人，所以他们的性格形成过程，在美学上能够给予读者格外深刻的印象，使读者格外真切地理解社会。

这两位少年主人公家庭情况悬殊，因而他们所反映的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充实多变。不同的社会出身和生活经历使得他们解释生活现象时的天真态度各自迥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以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事件和行为方式。两个少年成了作家对于社会作客观评价的媒介。

《无主之家》总把“不洁德”和“钱”两个词用粗体印出并且不断加以重复，它们是小说的主导动机。

道德问题在伯尔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般人所说的道德主要是指性道德。伯尔在《致一位青年天主教徒的信》中指出，这是一种误解，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吃尽了这种片面解释的苦头。他举例说，一九三八年德国士兵伤风败俗的危险主要不在于他们性生活放纵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是在于他们是一支准备

袭击欧洲各国人民的军队成员。《无主之家》反对学校、天主教教士故意缩小道德范围的作法：把男女被迫未婚同居视为不洁德，而对旧法西斯分子的政治投机、欺世盗名等等不道德行为却不闻不问，小说揭示了这种道德的虚伪性，它只是迫害小人物心灵的一种工具，使得他们时时刻刻“如履薄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主要的价值标准是金钱，道德也是由金钱主宰的。有财便是德，有钱才能受人尊敬，享受平等地位，无钱就会受人鄙视。即使是青少年，他们的生活、性格、喜怒哀乐无不深受钱的影响。书中两个少年，一个因为家里有钱，父亲有名，学校和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一个因为家境贫寒而受尽势利的邻居嘲笑讥讽，甚至无颜见人。我们在书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所谓“不洁德”正是贫穷造成的。海因里希的母亲曾多次与人非婚同居，她被小学校长，乃至阵亡了的丈夫的母亲称为“不洁德”，“违反了(天主教的)第六诫”，“犯了罪”。其实，她并非不想结婚，“她对同居感到厌烦”，只是由于没有钱而不能结婚：结婚将使她失去抚恤金，政府将征收她更多的所得税，这将直接威胁她的生存。由此可见，指责她“不洁德”是多么的不公正。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嘴上所说的道德是与实际生活矛盾的。书中的少年海因里希“觉得有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学校，学校里和宗教课上讲的一切都是和第二个世界——他生活其中的莱奥世界——矛盾的……”作家伯尔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种道德的虚伪性与不公正性，道出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心声。因此，《无主之家》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它震撼人心。这种道德的力量由伯尔化为美学的力量，使小说获得成功。主持正义是伯尔作品的一贯主题，所以他被人们称为“道德家”。即使后来当时的西德进入经济繁荣时期，伯尔在作品中

依然以道德规范为警钟，使那些不能透过表面富裕繁荣现象看到潜伏危险的读者惊醒，告诉他们什么行为符合道德，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

伯尔在写作《无主之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停息已近十年；可是他在小说中依旧不断地重提这段历史。这正是作家政治责任感的表现，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当时的许多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阿多诺就对于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健忘忧心忡忡，他害怕人们要“摧毁回忆”。他说：“法西斯主义还活在人们心中；人们常说的清理过去至今没有成功，而扭曲、蜕变成空泛冷漠地忘却。其原因就在于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前提还继续存在。”<sup>①</sup>

作家伯尔同样有这种担心，所以他在《无主之家》中着重描写了原先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人、教士甚至法西斯军官又改头换面重新活跃起来。正是这些人，例如故意把诗人赖送上死路的格泽勒，要“设法忘却”战争，而且“做到了”这一点：战争成为“过去”，“统统都忘记了”。格泽勒说：“已经把我的记忆一点一点斩尽杀绝了，该把这场战争忘却了。”

但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并没有忘却，而且也不能忘却，因为他们依旧受到战争灾害性后果的煎熬。伯尔曾借他的小说人物之口说：“这时我明白了，只要战争造成的创伤还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流血，战争就永远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所谓“创伤”当然是心灵的创伤，而心灵的创伤远不象肉体的创伤那么容易愈合。《无主之家》中许多普通人民过着一种畸形的生活，这就是“创伤”，还在流血的创伤。例如马丁的母亲内拉一直沉溺在

<sup>①</sup> 特奥多尔·阿多诺：《介入，九种批评模式》。

幻想之中，一直在想，如果丈夫不死她将如何幸福地生活。她虽然渴望得到爱，但是顽固地拒绝同阿尔贝特结婚，因为她没有忘记战争，她不愿再当寡妇，不愿再为法西斯的“祖国、人民、领袖”充当生育机器。内拉的生活十分痛苦，这正是战争创伤流血的苦楚。

告诫人们不能忘却战争，这是伯尔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直到一九八五年，在伯尔逝世之后才出版的小说《莱茵女流录》里，他还用相当篇幅来揭露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和纳粹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人把自己的妻子送进疯人院，以“修正她的记忆”——忘却法西斯在战争中的罪恶。因为伯尔敢于在冷战高潮时期正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责，反对磨灭记忆，他被德国的欧洲邻邦称为“德国好人”。是伯尔和其他一些德国作家于五十年代在国外树立了新的德国形象。五十年代的德国威望首先是德国文学的威望。

《无主之家》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比滕哈恩。在这个郊外小村子里人们和睦相处、亲切友好、无忧无虑。这是伯尔早年创作中常见的乌托邦。他的理想之国就是未经现代工业侵蚀的世外桃源，莉恩临死时谆谆嘱咐的“到——爱——尔——兰——去！”，爱尔兰是英国工业最不发达的地区，是海峡对岸的“比滕哈恩”。似乎到了那里一切不公平、不公正都能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然而伯尔的桃源梦到六十年代初就已破灭，破灭的标志是他的小说《小丑之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于现实，对于社会已经完全失望。

《无主之家》对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有许多深入细致的描写，但伯尔没有局限于此，他以更加突出的地位描写了那些小人物的主人公与日常现实生活的冲突。《无主之家》具体地描写了衣、



食、住、行、游戏、爱情、宗教礼拜，还有饥饿、正义、赎罪、死亡、罪责等等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伯尔把日常生活称为真正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东西，因为它是人类最原始的需要，也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在伯尔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中的难题得到维妙维肖、细腻入微的描写，不禁拍案叫绝，这种美学成就是不能低估的。

《无主之家》的叙述方法基本上传统式的——由作家作为全知者叙述一切。但是，书中的叙事角度多变，小说的情节也不是单线发展的，回忆和当前情节交叉出现。这说明作家既遵循传统又没有囿于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事实证明，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手法最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这也正是伯尔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

最后有一些翻译出版方面的说明。本书是按照基彭豪尔—维茨出版社的一九六五年第四版翻译的。第一章至第九章由徐静华翻译，倪诚恩校订加工；倪诚恩翻译了第十章至二十二章，并为全书加了注释。

倪诚恩

## 第 一 章

夜里，只要母亲一开排气扇，他就会醒过来，虽然排气扇是橡皮扇叶，只发出柔和的嗡嗡声。有时候窗帘卷了进去，扇叶也就停住。这时母亲就得起来，小声咒骂着将窗帘拉出来，然后把它夹在书橱的门缝里。母亲的落地灯灯罩是用绿绸子做的，湖绿色灯罩下面映出一片黄色的灯光。床头柜上放着一杯红葡萄酒，看上去象一杯墨水，在他眼里却是一瓶深色的、稠浓的毒药，母亲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她一边看书，一边抽烟，难得抿一口酒。

他透过半睁着的眼皮看着母亲。为了避免引起她的注意，他一动也不动。香烟的烟雾慢慢地向排气扇飘去；白色、灰色的烟雾，被排气扇的气流吸住切成小块，再由柔软的绿色橡皮扇叶排到外面去。那排气扇有商店里用的那么大，声音柔和，短短几分钟就使房间里的空气清静。这时母亲就按一下床边墙上的按钮。父亲的像也挂在那儿，照片上的父亲是一个微笑着的年轻人，嘴里含着烟斗。作为一个十一岁男孩的父亲，他太年轻了。父亲象冷饮店里的路易吉，象新来的胆怯的小个儿老师一样年轻。比起母亲他年轻得多，他母亲的年纪就同别的孩子的母亲相仿。父亲是个笑容可掬的年轻人，几个星期以来，他也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但不象照片上的模样；他悲哀地瘫倒在墨水渍上，

象坐在云朵上似的。他看不到他的脸，可他在抽泣，象个已经等待了几百万年的人。他穿着既无军衔标志又无勋章的军服，象个突然闯入梦中的陌生人，同他所希望的父亲完全不一样。

重要的是保持安静，屏住呼吸，不要睁开眼睛，这样他就可以根据房子里的动静判断现在是几点钟了。格卢姆那边不再有动静，那就是十点半了；阿尔贝特那边要是也毫无声响，那就是十一点钟了。大多数情况下他总可以听到格卢姆在对面房间里走动，脚步沉重而平稳；或者听到旁边房间里阿尔贝特一边干活一边轻轻地吹口哨。博尔达常常深更半夜还下楼到厨房里去炸东西吃，这时便可听到她那踢踢哒哒的脚步声和畏畏缩缩扭开电灯的声音。可她一般总会碰到外祖母。于是外祖母就在过道里用她那低沉的声音说：“嘿，你这个贪心的邋遢女人，深更半夜还要弄吃的，在捣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接着博尔达尖声大笑道：“是的，你这老馋鬼，我饿了，你要不要也吃一点？”接下去又是一阵博尔达的尖笑声和外祖母表示厌恶的低沉的“呸，呸”声。她俩常常还在那里窃窃私语。他偶然听到一阵笑声，声音尖的是博尔达，声音低的是外祖母……

那个格卢姆爱在楼上来回走动，一边读那些奇怪的书，如《教义学与道德神学》之类。十点整，他便熄灯走进楼上洗澡间去洗澡，传来哗哗的流水声，煤气热水器里的火种点燃众多火头的噼噼声。洗完澡，格卢姆回到房间里熄灯，黑暗中他跪在床前作祷告。他清清楚楚地听得到格卢姆那沉重的膝头跪到地上去的声音。如果其他房间宁静无声的话，他还能听到格卢姆在上面喃喃祷告的声音。他要在楼上黑暗之中祷告很长时间。等到格卢姆站起来，床垫的钢丝弹簧吱吱嘎嘎一响，便是十点半整。除了格卢姆和阿尔贝特，这房子里的其他人没有固定的习惯：博尔达

半夜三更还会下楼到厨房里去烧安眠茶，茶叶则是她装在一个棕色纸袋里的忽布树叶；外祖母会在钟敲一点以后好久还跑到厨房去，做好满满一盘面包夹肉，胳膊下掖上一瓶红葡萄酒回房间去。半夜里她还会突然想起她的香烟罐空了——那是个漂亮的淡蓝色瓷罐，一次可以装进两包二十支装香烟。于是她趿拉着鞋，骂骂咧咧地在楼里到处找烟。外祖母个儿极高，满头金发，脸色红润。她先到阿尔贝特那儿，因为只有阿尔贝特抽的烟合她的口味。格卢姆只吸烟斗，而母亲抽的那个牌子外祖母不喜欢。“女人抽的，没劲儿——我一看那稻草香烟就难受……”博尔达的柜子里总存着几支半瘪的脏兮兮的香烟，那是她用来恩施邮差和电工的。这样的烟，总要引起外祖母的讥笑，“这种香烟就象是你从圣水里捞出来晾干的。你这邋邋老太婆，这种修女抽的烟，呸。”有时候楼里一支烟也找不到，阿尔贝特叔叔就得深更半夜穿好衣服，开车进城去买烟；或者他和外祖母一起凑足五十芬尼和一马克的硬币，再由阿尔贝特到自动售烟机上去抽几包回来。如果只有十支二十支，祖母还安不下心来，至少得五十支才行，鲜红的包装，上面写着“战斧牌正宗弗吉尼亚”，这是一种特长的雪白的烈烟。“可要买新鲜的，我亲爱的孩子。”阿尔贝特一回来，祖母在过道里就拥抱他，亲吻他，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要是没有你，我的孩子，要是没有你……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

这以后她才回到自己房里，吃她夹了厚厚黄油和肉的面包，喝她的酒，抽她的烟。

阿尔贝特的生活几乎和格卢姆一样有规律，十一点以后，阿尔贝特叔叔那儿就安静了。十一点以后，家里发生的一切都与女人们有关；外祖母、博尔达和母亲。母亲很少起来，但她长时间地看书吸烟，她抽的是扁平的淡淡的烟，淡黄色的包装。烟盒

上面写着“魔赛，正宗东方型”。母亲难得才喝一口酒，但几小时之久总是开着排气扇，把屋子里的烟雾排出去。可是母亲常常不在家，或者晚上领了客人回来，这时他就被抱到阿尔贝特叔叔房间里去，他总是装作睡着了的样子。他憎恨那些客人，尽管他更愿意睡到阿尔贝特叔叔房间里去。客人一来就搞得很晚，半夜两点、三点、四点，甚至常常到五点。第二天早上，阿尔贝特叔叔就会起不来，他上学前就没有人和他一起吃早饭；格卢姆和博尔达那时早已出门，母亲就要睡到十点钟，而外祖母从没有在十一点以前起过床。

尽管每次他都决心醒着不睡，但只要排气扇一停，他就会很快入睡。如果母亲看书时间很长，他又会醒第二次，第三次。尤其是每当格卢姆忘了给排气扇上油，开始转圈时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然后才慢慢加速，转得平稳和没有声音了。但排气扇嘎吱嘎吱开始转动时，他便立即醒过来，看到母亲还是他第一次被惊醒时看到的样子：支着胳膊躺在那儿看书，左手拿着烟，杯子里的酒不见减少。有时母亲也读《圣经》。他看到她手上拿着那本小小的用棕色皮封面装帧的祈祷书。不知什么原因，他觉得不好意思，极力想再睡着或者咳嗽几声引起母亲注意。这时已夜深人静，楼里所有的人都已进入梦乡。一听到他咳嗽，母亲就立即跳起来，来到他床边。她把手放到他额头上，亲亲他的面颊，轻声问：“小宝贝，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有，没有。”他眼睛都不睁地回答道。

“我马上就关灯。”

“不用，你尽管看书吧。”

“真的没有不舒服吗？看样子你没有发烧。”

“没有，没有不舒服，真的没有。”

于是她给他把被子拉到颈下掖好——这时他总感到奇怪，母亲的手怎么那么轻柔——然后她回到自己床上，熄了灯，让排气扇在黑暗中照旧开着，直到屋里的空气完全清新为止。趁排气扇还转着的时候，母亲和他说着话。

“你睡到格卢姆旁边那个房间里去好吗？”

“不，让我睡在这儿吧。”

“或者睡到旁边的起居室里，我们可以把它腾出来？”

“不，真的不要。”

“也许你要阿尔贝特那间屋子？他可以住到另一间屋子里。”

“不。”

突然排气扇慢了下来了，他知道，母亲在黑暗中按了开关，排气扇嘎吱嘎吱又转了几圈，整个楼里静悄悄的，黑暗中他听到远处的火车声和一节节货车车皮调轨时发出的沉重的撞击声，他眼前出现了那块牌子：货运车站。他和韦尔茨卡姆曾去过那里一次。韦尔茨卡姆的叔叔是机车司炉，他所在的那辆机车的任务是将一节节的车皮推上调车的驼峰。

“我们得告诉格卢姆，让他给排气扇上点油。”

“我告诉他。”

“好吧，你告诉他，不过现在你该睡觉了，晚安！”

“晚安！”

可是这时候他已经睡不着了。他知道，母亲虽然静静地躺着，但也没有睡着。夜阑人静，远处偶尔传来货运车站的隆隆声，好象来自另一个世界。寂静中跳出一些话来，直钻他的脑海。这些话使他感到不安，布里拉赫的母亲对面包师说过的那个词，这个词还反复出现在布里拉赫家住的那所房子的过道墙上，还有布里拉赫偶然学来、现在总不离口的那个新词：“不洁德”。

他常常会想到格泽勒，但他显得那么遥远，每当想到他时，他既不怕也不恨，只有一种困扰。他怕的倒是外祖母，她总是把这个名字灌输给他，又让他说出来，再灌输进去，对此格卢姆总是拼命摇头。

后来他觉得母亲已经入睡，可他还是睡不着。他试着在黑暗中勾画出父亲的形象，但怎么也想象不出。成千上万莫名其妙的画面一齐向他涌来，电影里的，画报上的，书里的，布隆丹<sup>①</sup>，跳跳蹦蹦的卡西迪<sup>②</sup>和唐老鸭，唯独没有父亲的形象。布里拉赫的叔叔莱奥、面包师、格雷布哈克和沃尔特斯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最后是那两个在树丛里干不知羞耻的事的家伙：他们涨紫着脸，裤子开着口，一股绿草地上的苦涩的腥味。“不洁德”与不知羞耻是不是一回事呢？可是父亲总不出现，作为真正的父亲，照片上那个人的样子显得太无忧无虑，太愉快，太年轻。父亲们的特点是早餐要有鸡蛋，而他的父亲看样子不象每顿早餐非要有鸡蛋不可。父亲们的特点是生活有规律，阿尔伯特叔叔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特点，但他的父亲不象生活有规律的人，所谓有规律就是准时起床，早餐吃个鸡蛋，上班干活，看报，按时回家，按时睡觉。这一切都与他埋葬在遥远的俄国的一个村子边上的父亲不相配。十年过去了，他现在的样子是不是象健康博物馆里的骷髅呢？一副人骨架，露出狞笑的样子。上等兵和诗人，不同的特点集于一身，简直令人迷惑不解。布里拉赫的父亲曾是中士，是中士和汽车修理工。别的男孩的父亲有当少校和经理的，有二级下士和会计的，有一等兵和编辑的——没有一个男孩的父亲是上等兵，也没有一个男孩的父亲是诗人。布里拉赫的叔叔莱

① 法国著名杂技演员。

② 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是一部描写西部牛仔的通俗小说。

奥当过警察，又是电车售票员。厨房柜子上“萨戈”与“格里斯”之间放着一张彩色照片。“萨戈”是什么？一个神秘莫测的词，听起来有点南美洲的味道。

后来，《要理问答》<sup>①</sup>涌现在脑海中，编着号码的问答使他头晕目眩。

第二个问题：天主如何对待真心悔过的罪人？

答：凡真心悔过的罪人，天主都乐意宽赦。

接着他想起了令人迷惑的歌词：“主啊，你要是不肯忘记人的罪过，谁能经受住你的考验？”

谁也经受不住。布里拉赫坚信所有成年人都是“不洁德”的，所有小孩子都是不知羞耻的。布里拉赫的母亲是“不洁德”的，莱奥叔叔也是如此，面包师很有可能也“不洁德”，还有母亲，她在门厅里受到小声的谴责：“你总是上哪里鬼混去了？”

布里拉赫也承认有例外：阿尔贝特叔叔，住在布里拉赫下面的那个木匠，博罗西阿克太太和博罗西阿克先生，格卢姆和博尔达。其中首推博罗西阿克太太，她总用那低沉饱满的嗓音从布里拉赫家楼上的屋子里对着院子唱美妙动听的歌曲。

在黑暗中想起博罗西阿克太太是件愉快的事情，令人感到宽慰和安全。她常唱《我童年的田野绿油油》。她一唱这首歌，他眼前就出现一片绿色，这首歌就象一个过滤器，通过它眼前的一切都变绿了。即使现在，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只要想到博罗西阿克太太，听到她唱歌，他就能透过闭着的眼皮看到这一切。《我童年的田野绿油油》。

《悲谷》那首歌也很优美，“海星啊，我问候你，”唱到“问候”

---

<sup>①</sup> 天主教会出版的一种袖珍小册子，把天主教教义和基本常识用问答方式简述出来。



一词时，眼前一片绿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睡着了，大约是在想到博罗西阿克太太的歌声和布里拉赫的母亲对面包师讲的那个词之间，那是个属于莱奥叔叔的词，在面包师那阴暗、温暖、散发着甜香味的地窖里嘀咕出来的词。在布里拉赫的帮助下他明白了这词的意思，它与男女性交有关，与天主十诫中的第六诫紧密相连，是“不洁德”的，令人想起他常常在思考的那句歌词：“主啊，你若是不肯忘记人的罪过，谁能经受住你的考验？”也许他是在想到跳跳蹦蹦的卡西迪，那个老练的、有着真正冒险经历的骑士时睡着的，那骑士也有点愚蠢，就象母亲带回来的客人一样愚蠢。不管怎么样，能听到母亲的呼吸是件愉快的事。她的床常常是空着的，有时一连几天如此，于是外祖母就要在门厅里小声责备母亲了：“你又到哪儿鬼混去了？”母亲不作声。

每天早晨醒来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如果阿尔贝特叫醒他时已穿上干净的衬衫，系好了领带，那就太平无事，可以在阿尔贝特房间里从从容容地吃个正经的早饭，不用着急忙活，还可以和阿尔贝特一起再检查一遍作业。如果阿尔贝特来叫他时还穿着睡衣，没有梳头，脸上睡意未散，那就得哑着嘴心急火燎地喝下滚烫的咖啡，还得赶快写张请假条：“尊敬的维梅尔先生，请您原谅，这孩子今天又迟到了。他母亲不在家，我忘了及时叫醒他，请原谅！顺致崇高的敬意！”

最糟糕的是母亲带客人到家里来；他在阿尔贝特房间里听到他们愚蠢的笑声，在阿尔贝特的大床上睡不安宁；有时阿尔贝特根本不上床，只在五点至六点之间洗个澡，旁边哗哗的流水声真烦人——后来他又睡着了，等阿尔贝特来叫醒他时，就会困得要命，在学校里一上午都昏昏欲睡。作为补偿，下午阿尔贝特就带他去看电影或吃冰淇淋，不然就出城到阿尔贝特母亲那里